

【道教文化研究】

民间道教新房中术的产生

朱越利

(中国道教学院, 中国·北京 100045)

关键词 天师道 黄赤之道 佛道融合与斗争

摘要 学术界普遍认为黄赤之道形成于东汉末年, 始作俑者为五斗米道的创立者张陵。本文在分析时代背景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新观点, 认为黄赤之道是两晋时期天师道的“新作”。

【中图分类号】B9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13(2001)03-0046-05

The Emergence of Fangzhongshu (“房中术”) in Folk Taoism

Zhu Yueli

(Professor of the Taoist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045)

Key words: Tianshidao, Chihuangzhidao, amalgamation and struggle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bstract: Academia generally inclines that the Chihuangzhidao formed in the end of the West Han Dynasty, and that the initiator was Zhang Ling who founded the Wudoumidao.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background and literature documents the author gives a new opinion that the Chihuangzhidao was a “new production” initiated by Tianshidao in Jin Dynasty.

两晋之际,在五斗米道的后继者天师道徒中,有人行祈禳斋醮房中术黄赤之道。房中术与祈禳斋醮联手,即黄赤之道的产生,既有赖于历史传统,也取决于民间道教本身。汉魏两晋时期巫觋活跃,黄赤之道运用了巫术原理。天师道统一组织的瓦解,反而为黄赤之道的产生造成了机会。黄赤之道形成之后,流传广,成为佛道斗争的一个话题。

一、天师道黄赤之道的产生

张鲁归降有功,曹操将他召至中原,巴蜀、汉中的祭酒和信徒大都随他迁居曹魏本土(今河南、河北一带)。曹操封张鲁为侯,与之结亲,备加优待。既然优待,也就不好公开地严格限制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得这些便利,遂在魏晋本土继续传播,比太平道的命运好得多。在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五斗米道发展很快。其信徒不再仅仅限于农民群众,而且扩大到门阀贵族中。

名为封侯结亲,实为鸟入金笼。看似乔迁之喜,实为调虎离山。曹孟德对归降的张鲁,绝不会移开警戒的目光。据说张鲁卒于正始六年(公元245年)^①。张鲁去世后,民间分散的五斗米道信徒纷纷打起崇奉三天师和三夫人的旗号,一些论著改

称他们为天师道。

曹操之后的魏晋统治者,对民间道教的担心,不会亚于曹操。他们都希望老百姓驯服如羔羊,岂容天师道再次有人称王!捆绑其上层手脚的绳索只会越来越紧,绝不会有丝毫手软。在这种情况下,天师道出现了“师胤微弱”的局面,许多基层祭酒各自为政、独立布教,统一的教团逐渐分崩离析,形同散沙。

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就无法维持教义的一致和制度的统一。摆脱了权威的束缚,方术变化的速度就会加快,幅度就会加大。事实正是如此。《三天内解经》上卷感叹曰:“百姓、杂治祭酒,互奉异法,皆言是正道,将多谬哉”^②!所谓互奉异法,就是使教义、制度或方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甚至于另立新法、新规,别造新经。东汉五斗米道创建之初,三张对民间信仰及少数民族巫术和原始宗教信仰进行剪裁加工,拿出了自己的一套教义和方术,千万信徒信奉遵守,膜拜有加。两晋时期,祭酒们也纷纷拿起剪刀,改造老一套,掀起对民间信仰再次大剪裁的高潮。在大剪裁的高潮中,诞生了新的祈禳斋醮房中术黄赤之道。

各种民间信仰中,对黄赤之道的产生影响最大

【收稿日期】2000-08-30

【作者简介】朱越利(1944年-),男,河北保定市人,中国道教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与道教文化研究。

者，大概非巫术莫属。陆修静、三天弟子徐氏等人以及《太上太真科》（《道典论》卷3引）等经，都只讲原始道教战胜巫术邪鬼的神话，热烈地赞颂张道陵此类“丰功伟绩”，绝口不提其博采巫术的事实。这不过是如儒家似的一种“法先王”的主张，其意在于以古刺今，即抨击六朝天师道祭酒们私自引进其它巫术、形同离经叛道的胆大妄为。陆修静斥责曰：“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③。六朝天师道再次大规模地出入巫术。

试以改变自称为例。《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谴责某些天师道祭酒曰：“多是浮华浅薄之人……遂令大道不行，正法不兴，真经寝顿，精邪日滋，各称三宫女郎，妖乱并作，百姓将舍真追伪矣”^④。《道典论》卷3引《明真科》对这些祭酒也不客气，指责曰：“无极世界男女之人，生世恶逆，杀生淫祀，祷祠邪神，歌舞袄孽，自称姑郎，食啖百姓，兴造无端”^⑤。陈国符疑自称三宫女郎与姑郎者为巫覡^⑥。王昆吾则以为三宫女郎与姑郎是民间道教的主持者，兼具道官和巫舞者双重身份^⑦。这些推断很有见地。

再进一步推断，我以为三宫女郎与姑郎盖原为民间神名。具体而言，女郎盖原为汉魏六朝时民间供奉的女儿神。如《水经注》卷8《济水二》曰：“（阳邱县）城南有女郎山。山中有神祠，俗谓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⑧。据说章侯的三个女儿溺水而死，葬在那里，故有女郎祠。《水经注》卷27《泗水上》曰：“其（黄河）水南注汉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下有女郎庙及捣衣石，言张鲁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汉谓之女郎水”^⑨。传说张鲁的女儿投水自尽，故人们修庙祭祀，称为女郎神。《水经注》卷13《瀑水》曰：“祁夷水西随山，山上有神庙，谓之女郎祠，方俗所谓祠也”^⑩。随山女郎不知是谁，看来供奉女郎神比较普遍。三宫女郎可能是指章侯的三个女儿，或为另一地的女儿神，或是女郎神话添枝加叶的产物，总之原型盖不出女儿神。还有一位女儿神叫作圣姑。《礼·会文嘉》曰：“禹治水旱，天神赐女圣姑。”《乐纬》曰：“禹治水毕，天神赐女圣姑”^⑪。圣姑是女儿神，因是禹的女儿，是天神所赐，故称圣姑。

淫祀歌舞，自称三宫女郎与姑郎，当原为巫覡（尤其是年轻女巫）所为，意在女神附体，交通人神。贵族道教的谴责，表明天师道祭酒也仿效巫覡，自称三宫女郎与姑郎，吸收巫术。正如《太极真人敷灵宝斋戒威仪诸经要诀》谴责曰：“不信至

道经教，而好学巫术杂书不真之事”^⑫。

巫术房中术的特点是用性活动感应神灵，感应其它事物，或接受神灵。总之是将房中术与祈禳相结合，以成事、成仙和去灾禳祸为目的。汉代及两晋一些方士将性交用于感应外丹术成功，就是吸收了巫术房中术的思维方式。吸收巫术房中术的思维方式和祈禳歌咒、程序以及性技巧之类，并将与道教的斋醮仪式及术数等结合，出现了黄赤之道。

两晋以来，一些道经说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传黄赤之道，佛教方面也以此攻击道教。近现代学者多相信，于是成为定说。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最早较详细地提到黄赤之道的文献是晋代道经《女青鬼律》和《太上洞渊神咒经》，天师道的《黄书》和黄赤之道都出现于晋代。

《女青鬼律》自称全书共8卷，今实有6卷，盖为残卷。《女青鬼律》是天师道的经典，约撰于公元4世纪，也就是两晋掐头去尾的中间一百年里^⑬。该经主要是教人遵守戒律并熟知天下鬼神姓名，以此治鬼，逢凶化吉。此外，该经戒律还包括合气法，宣称合气亦能治鬼，亦能成仙，亦能获救。其曰：“三官主者择种民，取合炁者万八千，从来至今有几人”^⑭？其所说合气法需遵守黄赤大要进行。其曰“义各如一道引经，黄赤大要守长生”^⑮。《女青鬼律》对黄赤大要的内容略作揭示，主要是要人行三五七九之道，佩《黄书契令》。

《女青鬼律》自称其律为太上大道所降，敕天师张道陵治鬼。这是道经中十分常见的造经神话。该经行文，或称“道曰”，或称“律曰”，或称“天师曰”，皆神话，皆托名。《女青鬼律》卷5载天师述造经神话曰：“大道垂律，女青所传。三五七九，长生之本。以奉行，世世相传……今故以元年正月七日奉行。从者千人之中，有王长、赵升二人，可以道化度，令毕得长生大义”^⑯。记载张陵受授三五七九之道（黄赤之道）之说，此为最早。它是《女青鬼律》问世神话的一部分，使人怀疑此说法亦出自《女青鬼律》作者的编造。

当然，后世神话中也可能隐藏着前世的史实。但张陵之孙张鲁的《老子想尔注》阐述的五斗米道房中术，从类型、内容到用语与黄赤之道无共同之处。如黄赤之道为张陵所传，何至于差异如此！比《女青鬼律》更早的其它资料中不见有关黄赤之道的记载。博学多闻的东晋葛洪著《抱朴子内篇》，遍述汉魏两晋道教方术，有条件地提倡房中术，贬斥原始道教，抨击祈禳斋醮房中术，却没有说到张

陵传黄赤之道。因而不能轻信《女青鬼律》所谓张道陵授受黄赤之道的神话。除了《女青鬼律》之外,大约与之同时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也提到黄赤之道^①。《太上洞渊神咒经》也要求信徒佩《黄书契令》,其卷20曰:“若男女之人先无仙策者,但与《十童子》、《一将军》以上,便受《天上黄书契令》”^②。根据《女青鬼律》和《太上洞渊神咒经》,我们只能这样推断,黄赤之道产生于4世纪两晋之际,盖与《女青鬼律》的编纂同时,或略早,天师道徒是黄赤之道及其经典《黄书》创作者。《女青鬼律》率先将黄赤之道依托张道陵,后世不少文籍袭其讹,影响极深。如东晋上清经《真诰》卷二《运象篇第二》曰:“清虚真人授书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是张陵受教施化为种子之一术耳’。”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曰:“自从系天师道陵升仙以来,唯(房中术)经有文在世”^③。但此时尚无张道陵造《黄书》的说法。后来佛教攻击道教,才增加了此说。

二、黄赤之道的流传

两晋时期,另一民间道派洞渊派接受了天师道的黄赤之道。《太上洞渊神咒经》对天师道的教义,有继承,也有背离,对天师道的组织批判尤多,表现出向贵族道教靠拢的倾向。故而奉行《太上洞渊神咒经》的道士似乎自成一派,可称为洞渊派。洞渊派当为另一民间道派,《太上洞渊神咒经》是其主要经典。洞渊派自称三洞道士,鄙视天师道徒,贬称他们为黄赤道士。黄赤道士之称,即最早见于《太上洞渊神咒经》。《太上洞渊神咒经》称三洞道士受《五千文》和三洞经契,拜三师,是大道士。其卷20曰:“要当受《五千文》经书,上符契,事事受之,乃得上仙矣。”“若男女之人先无仙策者,但与《十童子》、《一将军》已(以)上,便受《天上黄书契令》。三师若一师之,亦是大道士也,便可经契耳”^④。同时说黄赤道士只受黄赤经契,所以不能算真正的道士,即使算道士也仅仅是小道士。其卷20曰:“不奉三洞,非道士也。空受《内外黄赤紫府(符)》,小小道士耳”^⑤。

既然品位有高下之分,高尚者自然应警惕被下流者污染。《太上洞渊神咒经》卷10禁止三洞道士与黄赤道士联手活动。其曰:“道士悉奉三洞之人,不得与黄赤之道士俱游也。奉经道士,三洞法师,当入山远避浊世”^⑥。不得俱游,即划清界限。

洞渊派也受《黄书》,不过改称“天上”或

“天玄”《黄书》,以与黄赤之道的“天下”或“人间”《黄书》严相区别。洞渊派的《黄书》讲述三五七九术和过度仪式,卷20曰:“但为亡人十炼行善,行二(三)五七九立功补过。若先亡人无策,亦加策,与之《天玄黄书》。此乃大经,统受此一契,无不包通也。生人无大策者,亦可受十将军,奉佩《天玄黄书契令》,便可受三洞耳”。“汝等受道夫妻,对受不得编也。夫受《黄书》,三师过度。道受黄契,不过,身考,后世不复人身也,况复求仙也”^⑦。这其实就是黄赤之道。

《太上洞渊神咒经》卷10曰:“若在人间,男女黄赤道士自别立治舍。若欲同之,取求良日,庚申、甲子、丁卯、己卯、八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九日、一日、十八日,合日也”^⑧。洞渊派道士与天师道士分别建立自己的祈祷和修炼场所。所谓在一个月中的十个好日子里,洞渊派道士可以“同”天师道士,是与他们同“治”修炼,还是采取和他们相同的修炼方法,不明。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表明洞渊派仅仅决心从组织上与天师道划清界限,企图甩掉“叛乱”和“道德堕落”的恶名。

据《太上洞渊神咒经》说,黄赤之道在两晋时期已经流传很广,遍及中原、江南、西南、西北地区。《太上洞渊神咒经》卷20曰:“江左吴楚、汉秦蜀郡,多有习道之人矣”“然今之人礼道,正有中原、吴楚、蜀汉、建业、洛下之人耳。男女信法,荆楚、江夏、南阳、周地为上矣”^⑨。

同卷还说东海水中有赤人,南海、西海水中有水人,皆来中国受道,或中国仙人去化之。西海有人亦有夫妇之道,与中国不同,王方平和麻姑也去度化他们。《太上洞渊神咒经》有一段经文与印度文献相呼应。其撰于东晋时期的第20卷曰:“道言:自今至辛巳年,当有赤人。赤人长三尺七寸,三亿万人,居东海水中,亦有学仙道士。南海有八十万人,人身长九尺。亦来中国受道,时人或不识之矣。水人在海中曲山上,亦有男女,居在水中。时出九曲山上。有学道人,多端正,天下无有此比矣。水中人王三百夫人,夫人悉受道法,天人、玄女之仙化之。三洞大经布流于西海。亦有人,长一丈七尺。亦有夫妇之道,行道异于中国之人矣。王方平、麻姑日日往彼化人。此国亦有水人,身长一丈六尺。多有女人,少有男子。王身长二丈九尺,及三千夫人,各有三十六王子。不食五谷。天人亦往来水下,作金玉七宝之室。人身亦衣金玉七宝之衣,中国人得亦不能别之。行则乘风而驾雨,亦有

自然之道炁矣。此之水人等，居在水下，水在上流耳。海中大虫，非世人所知。亦有大马大牛，如大马人头。百亿万种，不以一物也。无可比之者矣，世所无此也”^⑥。此言怪异与《山海经》言相似。

一直到南北朝时期，黄赤之道仍在天师道中广泛流传。如《正一法文太上外箓仪》^⑦），这也是一部属于天师道系的道经，主要内容是讲述如何授箓。其中包含着黄赤之道。其曰：“皇极当所思闻，辄具告真言。阴阳之施，夫妻二仪。种民之要，三五七九，更相过度。同出三界，逍遥三清”^⑧。另一部是《老君变化无极经》，撰于后赵以后^⑨。该经继承了天师道系，其曰：“木子为姓讳口弓，居在蜀郡成都宫。赤名之域出凌阴，弓长合世建天中。乘三使六万神崇，置列三师有姓名。二十四治气当成，分符券契律令名。诛符伐庙有常刑，老君正法道自明。仙官簿录随所请，《阴阳中经》无人明”^⑩。该经以述黄赤之道为主。其曰：“不求吾道经教名，那得度灾为种生。贤者思之解其情，针入缕出气自明。施写有法随时生，秋收冬藏入黄庭”。“尔乃太平见真君，有福过度为种人”。“过度万姓无留难，条牒姓名诣津门”。“解脱罗网六翻舒”。“条名上簿过度生”。“尔乃过度见太平”。“中有尺子过度生”。“不行三五七九生，那得过度见太平？《阴阳中经》事难明，时有开解能思精，出阳入阴至玄冥。八极之内有九城，九宫之内应天经。三气五气令身生，七九去灾除殃丁。天历运度随时清，三师出教给吏兵”^⑪。南北朝时期天师道黄赤道经还有《洞真黄书》和《上清黄书过度仪》。

三、佛道融合与斗争

自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三教就开始了相互间的斗争与融合。两汉时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和文化，为了在中国站住脚，佛教采取了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因而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将佛教误认为方术的一种，欣然接纳。站住脚后，佛教不再满足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佛教的本来面目，不可避免地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冲突。同时，佛教教团也羽毛渐丰，决心与儒道二家争夺政治地位和信众，这种功利主义的驱动使得文化冲突更加激烈。恰好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长大成人了，同样雄心勃勃。佛道二教在魏晋南北朝时都发誓与对方一决雌雄，上演了一出“龙虎斗”的好戏。

佛道口头争吵和笔墨官司，集中在灵魂存灭、因果报应、化胡化道、政教礼仪、出家制度、夷夏

风俗等几个神学和仪轨问题上，两家论证辩难，互不相让。南北朝时期，一些僧人求胜心切，离开这几个正面的严肃论题，寻找道教的“软肋”，旁敲侧击。他们找到的一根软肋就是黄赤之道。两晋天师道标榜黄赤之道为张道陵所传，佛教徒揪住这一点，攻击张道陵和张角传黄赤之道，揭发张道陵造《黄书》，将六朝道教与政治“叛乱”联系在一起。又绘声绘色地描述黄赤之道的具体操作，为六朝道教贴上行为“淫乱”标签。佛教徒企图在政治上取消道教存在的合法性，在道德上使其名誉扫地。

在道德问题上，佛教实际上不是以自己的戒律，而是根据封建道德来抨击道教的。如刘宋释慧通在《驳顾道士夷夏论》中指责说：“陈《黄书》以为真典，佩紫录以为妙术。士女无分，闺门混乱。或服食以祈年长，或淫姣以为寥疾……近者孙子猖狂，显行无道，妖淫丧礼，残逆废义”^⑫。他指责黄赤之道违背礼义。刘宋释僧愍在《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中也谴责黄赤之道为“奸狡之穷”，“道经则少而秽”，“浊而漏”^⑬。释玄光于《辩惑论》中谴责黄赤之道打乱了家庭夫妻关系，使人变成禽兽，其说：“士女溷漫，不异禽兽。夫色尘易染，爱结难消，况交气丹田，延命仙穴，肆兵过玉门之禁，变态穷龙虎之势。生无忠贞之节，死有青庭之苦。”梁僧祐曰：“男女媾合，尊卑无别”^⑭。玄光和僧祐抨击黄赤之道藐视封建的忠贞名节和尊卑秩序。

佛教戒淫，僧侣采取出家的修行的方式，本来可据以抨击道教房中术。但佛教出家修行的方式，在儒教思想盛行的中国，尤其是南北朝时期，被看成一种缺点，受到儒道二教的责难。因为出家就不能对国家尽忠，不能对父母尽孝，不能养育后代，不符合儒家推崇的忠孝准则和齐家治国的理想。而以封建礼教来攻击黄赤之道，在封建集权和推行建封礼教的古代中国，则可使道教无还手之力。

佛道并没有空斗一场，双方在斗争中增加了互相了解，互相吸收对手的“长处”。结果佛教逐渐中国化，道教的内容也更丰富。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僧人吸收了道教房中术。比如北魏时来华的中印度僧人昙无讫。《魏书·沮渠蒙逊传》曰：“始罽宾沙门曰昙无讫，东人鄯善，自云‘能使鬼治病，令妇人多子’，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私通。发觉，亡奔凉州。蒙逊宠之，号曰‘圣人’。昙无讫以男女交接之术教授妇人，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世祖闻诸行人，言昙无讫之术，乃召昙无讫。蒙逊不

遣,遂发露其事,拷训杀之”^⑤。

《北史》综合北四史而成,其卷93《僭伪附庸传》由《魏书》全录此事,自不待言。僧传的记载与《魏书·沮渠蒙逊传》不同。梁代僧祐著《出三藏记集》卷14有《昙无讖传》,说是蒙逊担心足智多谋的昙无讖为北魏重用,于己不利,遂将昙无讖秘密杀害。《法苑珠林》卷79《冤魂志》为昙无讖鸣不平,说蒙逊的左右常白日见昙无讖持剑击蒙逊,蒙逊因此病死。《出三藏记集》卷36《李顺传》又说魏世祖的使者李顺受蒙逊贿赂,遂听任蒙逊杀死昙无讖。《魏书·李顺传》也如此记载。苏晋仁教授根据僧传的记载,断定昙无讖绝无教授男女交接术之类的秽迹,是李顺受贿赂而将蒙逊的诬陷之辞谎报世祖,《魏书·沮渠蒙逊传》遂误记^⑥。究竟是僧传为尊者讳,还是《魏书·沮渠蒙逊传》误记,今已无法对质。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4记载梁天监十四年(515),184岁的道士陶元素逝世火化后,弟子从焚尸灰烬中得到399颗红白二色珠,使者献朝廷。范云曰:“西胡房中秘密之法以合气而采阴者得之。其色红紫而体重也。胡言舍利。”又说,中国修炼者以童体全阳之精结成者为红白二色,名曰阳精,也就是舍利。阳精是死人肮脏不祥之物,怎么能拿到朝廷里来?使者应斩。皇帝纳范云之议,拒绝接受阳精,命天师发文晓谕天下宫观曰:“今后敢有以阳精、舍利感人者,当以妖论”^⑦。梁武帝时有吏部尚书范云,天监十四年时已逝世十余年,此解

释舍利之范云当是误记姓名或有意伪托。

印度人研究性爱术开始得很早。公元2世纪上叶至8世纪中叶来华印度僧人传播佛教密法时,如果有人以印度性爱术授人,那是不奇怪的。当时的某些中国人,有可能把这种性爱术视同于道教房中术。但从上述记载所述内容看,更有可能是反映了印度僧人把道教房中术融入密法的事实。所谓“能令妇人多子”,颇似道教的房中广嗣术。广嗣术是汉代太平道之所长,《太平经》多有阐述。所谓“合气”,当时人们多用于描述天师道的黄赤之道。所谓“采阴”,是玄素之道、容成之术等中国房中术的重要内容。

一部分和尚传授房中术,颇合一些贵族的口味。六朝时期上层社会醉心声色,竟尚放浪。《晋书·五行志上》曰:“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⑧。上层盛行私通之风,此风也刮入佛教界。《晋书·简文三子传》记载东晋武帝“娼姆尼僧,尤为亲昵”^⑨。《南史·南郡王义宣传》记载刘宋南郡王义宣“多畜嫖媵,后房千余,尼媼数百,男女三十人”^⑩。《南史·元帝徐妃传》记载萧梁元帝徐妃昭佩之事曰:“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普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⑪。徐娘半老的成语,就出于此。当时和尚中有所谓“白徒”,尼姑蓄“美女”,都属于妓。这些行为将封建礼法完全抛在了一边。

注 释:

- ① 宋贾善翔:《犹龙传》卷5《度汉天师篇》,《道藏》18/25下。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9月第一版。
- ②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 《道藏》28/415上、9/872下、24/850下、9/872下、18/249下、6/79下、20/497上、18/216中、6/78中、79上、6/78中、6/37中、6/74下、79下、6/37中、6/79、77上、6/76中、32/212下、28/372上、28/371下、372中、372下、372下、373下、373中、374上、373上、36/394下。
- ③ 《陆先生道门科略》,《道藏》24/782上。
- ⑥ 《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道藏源流考》下册,中华书局,1963年12月第1版,第308页。
- ⑦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434页。
- ⑧⑨⑩ 北魏郦道元注、杨守敬纂疏、熊会贞参疏:《水经注疏》卷8,第38页反面卷27、卷13,科学出版社影印1957年版。
- ⑪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重修纬书集成》卷3(诗、礼、乐),明德出版社,1973年3月版第50、110页。

- ⑫ 宫川尚志:《道教鬼神论》,《宗教研究》46卷3辑214号。
- ⑬⑭ 《女育鬼律》卷6、18/248上、卷5,《道藏》18/248中。
- ⑮ 中外学者对《太上洞渊神咒经》均很重视,大多数人认为该经前10卷、第19卷的一半和第20卷为西晋末至刘宋时期的作品。笔者认为,该经的绝大部分章节撰于西晋末至东晋末,少部分章节为后人增纂和补阙。
- ⑯ 陈国符说其已于南朝行世(陈国符著《道藏源流考》下册),吉冈义丰考证该书撰于公元六世纪末(吉冈义丰著《道教与佛教》第3册277页。国书刊行会,1976年5月版第309页。
- ⑰ 拙著《道藏分类解》,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 ⑱⑲⑳㉑㉒ 《弘明集》卷7,第62页下,《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刻本校刊,卷7,第63上、62下、卷8,第65页下。
- ㉓ 《魏书》卷99,中华书局,1974年6月第1版第2208-2209页。
- ㉔ 苏晋仁:《佛教文献整理谈》,《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第4期。
- ㉕㉖ 《晋书》卷27,第820页;卷卷64,第1733页。
- ㉗㉘ 《南史》卷13第375页;卷12第342页。

(责任编辑 杨国才)